樂善錄

樂善録序

或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爲善最樂大哉言乎以吾樂善之誠推之一家則一家之人皆樂善推之一國則一國之人皆樂善推之天下則天下之人皆樂善豈獨處家而已哉隴西李伯崇迎曦先生之曾孫天資樂善得南中勸戒録伏而讀之深有契於其心遂愽覽載籍旁搜異聞凡有補於名教者增而廣之分爲十卷名之曰樂善録亟鏤板印行使家家藏此書

以廣天下樂善之風此伯崇胷懷本趣也隆興
甲申七夕日蒙埜何榮孫序

知縣胡公跋

予觀邑士李伯崇所編樂善錄佛氏所謂因果之說盡於此矣有近聞異甚惜伯崇不增廣之予友章德茂以總檄來眉山寓宿驛亭忽一夕夢女子自稱齊州慕容氏之子坐生前奪所捨僧田充行奩參對幽冥罪業未洗杻械在身哀泣悲訴求德茂爲作佛事贖之噫茲亦異矣余嘗論之世間一切法皆爲幻相雖大地日月會歸於盡所不可隨幻而滅者惟心耳善惡之報

皆由心造令使衆生善心一萌則種種善業悉
現於前名曰順境又使衆生惡心一萌則種種
惡業亦現於前名曰逆境微妙法身則如虛空
了知善惡無有交涉深達罪福無起滅相慕容
女子作業於心而不自覺所受罪惡亦復如彼
苟爲不然衆生於此能以七寶裝嚴供養乃至
無量無邊布施皆爲以幻而作佛事我佛如來
坐斷諸幻豈以是故罪福衆生故曰起諸善業
亦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罪

福如幻無起滅有人能觀此書當聞此四句偈
隆興二年十月日陳郡胡晉臣跋

運使李太博詩

法曹學士轉示

樂善新編賦詩奉

謝　　　李　　石

不讀非相篇人心謂如面陰機蜮窺影巧攫狙伺便誰於牛毛端萬念回一善此間有堂奥次第躬履踐自言不爲惡凜凜三語掾世塗多疾人奇藥得瞑眩貽我南陽書補作東平傳曾國焉取斯爲語宓子賤

淳熙二年正月初三日

樂善録卷一

李　昌齡　編

大觀間一官貟於京師買靴認一靴是其父葬時物詰之鋪家言一官貟攜來修可俟之旣至乃其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隨二三里度不可及乃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學鎮江太守葛繁其子謁繁言之因問繁何以爲幽冥所重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十今四十年矣未甞少廢問何

以利人蘩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子爲正之若人渴子能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在乎久後有異僧見蘩在淨土境中蓋蘩能以利人爲念則日用無非利人事矣勸戒錄

僕射王公至道初爲譙幕因按逃田時飢而流亡者數千家公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粮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笏者以一綠衣丱童遺公曰上帝嘉汝

有憂民心故以此爲宰相子後果生一男公亦拜相信造物賞善之速如此湘山野録

潮倅余嗣紹興戊辰干綱欲往在所湊磨勘轉官薦子將行乙夜忽一人執旌呼嗣曰司命召公嗣起行回視其身乃在床上自謂死矣心甚怖俄入一城地皆琉璃甃布所過樓閣金碧輝映復自寛曰必非惡地既至一大府立殿下眞官命引登殿嗣至案前孰視眞官乃建炎間越州同官也姓章字文起笑謂嗣曰今年考校得三十

人見公姓名故特相召欲令公知嗣曰嗣才劣
官卑安得預此眞官曰此間豈問官之尊卑人
之貴賤惟看一念正與不正公官資儘有壽止
七十四若辭榮納禄可延一紀自此積功累行
又有乘除所得之數皆未可量公欲之乎嗣敬
諾乃命引出道過一處聞呻吟聲驚問使者曰
世間何罪爲大使者曰不孝爲大欺罔次之殺
生又次之既出門嗣曰何以見教使者曰此去
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則記取祭先寢則記取

存息皆修行之要及甦不數日遂辭綱致仕人以此多之夫章之爲司命余之預考校豈非公正而然耶士夫不可不以此自勉余氏出神記

徐鉉竄邠州遂死其家挈喪以歸道出一邑時索湘爲邑宰忽一官自稱江南故叟徐鉉來謁曰僕有少懇僕在江南爲學士時常爲人以一寶帶投執政變一獄雖事不枉法然不免以贓名汚身令旅魂過海帝廟下恐不爲帝所容君爲邑宰廟籍鄉版皆隸於君君爲吾謝之帝必

難拒言既不見湘感其誠乃爲禱謝柩舟果無纎瀾虞薄暮鉉復來謝含喜欻然而去以此知受賕枉法者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事林

超然居士趙令衿赴星子任因遊五祖山恍見一老僧謂曰君至晉州當有一子之戚蓋前生知晉州以公事禁一婦人其人因失初生兒此其報也言訖不見次日至黃梅幼子善郎感疾不行會縣令吳宇語及此地在唐爲南晉州越四日至白湖驛去黃梅纔三十里善郎果不起

公感異僧之告乃為文以警世安知善郎物故之所非昔日兒死之地耶居士文

有二官負以前程求夢於京師二相廟一人夢持簿者以簿示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自小官排至宰相仍有以朱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這人愛財陽間不義取一項此間即勾一項若急改過尚可至監司其人聞之更不妄取後果作監司嗚呼得彼失此自有乘除何若貪饕空招罪戾與其為富監司孰若如冦萊

公爲無地起樓臺宰相不亦榮乎王日休勸戒錄
東都有人養鸚鵡甚慧施於僧僧教之能念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答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唐刺史李繁玄聖蘧廬
優波笈多本獼猴學緣覺坐禪證阿羅漢阿育王經
二者皆以見聞入道人而不能是猿鳥之不若
劉承勳事江南爲德昌宮使李氏金帛多在德昌文簿淆亂不可鈎考劉既專宮事乃盗用無筭侍妾數百冨於一時及李氏歸朝劉失職破

敗晚年乞食街中凍餒而死方富貴時安知有今日事大抵食君之祿而又剽竊公帑宜無遠大故死有餘責而殃及子孫者多矣（楊文公談苑）

潘謹修言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絕色爲亂兵所獲獻于裨將王建峯王逼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婦女殺一人以食謂鄭曰汝懼乎鄭曰此身寧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汚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文徽查將以薦枕鄭大詈曰王師

弔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出於辛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上將當有以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頗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夫鄭氏節操凜凜雖二將虎狼終不敢犯楊文公談苑

黃靖國熙寧初死而復甦自言至陰府府公問曰鄉官儀州醫工聶從政者識之乎有一事可以警世徐驅一婦人出命以刀割其腹刮其腸流血浹地號叫之聲所不忍聞曰此華陰主簿

妻李氏也思與聶亂聶不從故受此苦聶延壽一紀陰司最以此爲重也卿其知之盖男女之別人之大倫豈可瀆亂回視鄭氏得無愧乎（響應錄）

金陵道士章齊一能詩尤長於嘲人皆畏之後得疾嚼舌而死今之好嘲喜傳者不可不戒（楊文公談苑）

有臨南海太守見配崖州人例以三百爲率過其數則推先到者於海乃奏白於朝云所以不

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内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上亦感悟遂可其奏此太守無子一日忽設香案作拜以手於案上若取物置於懷中狀凡五次人問之曰天帝以我活人以五小盤盛五男子賜我後果生五男皆登第以此知仁人之言其利博而造物亦厚其報王日休勸戒錄

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白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水土不甚惡春州近在内地至者無生還宜以

多遜改竄春州外示台座寛貸而實置之必死之地普不荅後符坐事貶出上欲再貶嶺外普遂白上以符知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夫李符本欲以春州中多遜而不知反受其報乃爲後日竄死之所 楊文公談苑

周世宗性慘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已以營救之頼以全活者十七八人淮南之役所獲敗卒凡千人仁溥從容白以隷軍鋒刃之下無横死者魏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

丞相與夫歸罪於人以逃責者豈不相遠其貴顯宜哉事林

近一人還寃見陰司追到一官員主者謂曰惟願汝善勝於惡即得受生萬一惡勝於善此不容私命取善簿乃一小青軸主者已蹙頞又命取惡簿乃一大黑録主者愈不樂復命取一秤無錘頭尾皆鈎掛青軸黑録秤之青軸乃壓起黑録主者大喜蓋其人爲給事中時駁一事利及天下惡録大者件數多而害輕青軸小者件

數少而利重故能壓起也以此知人之處世苟可以利人者不可不勉向使無此一事誠亦可駭王日休勸戒錄

何僊姑在世時一主簿忽得天書字不可識以問僊姑姑曰天書言主簿受金十兩折祿五年以此知上天之難欺也勸戒錄

曇相禪師觀音化身往三教院應供道逢一牛瘡血被體其徒以問師曰此牛昔一獄吏也時有禁囚一十七人吏考掠無完膚故有此報今三十

年矣尚餘三年夫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可得苟存心不恕罪報其可逃乎十生記

曹彬攻金陵與諸將焚香爲誓曰克城之日幸無妄殺一人明日城下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城不下屠之而彬之子孫至今貴盛翰死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夫二將成功雖一然用心相遠故其報亦異事林

侍郎种放謁陳希夷陳曰公相貴然無壽放曰奈何陳曰惟寡慾可得中壽放遂不娶亦無侍

妄壽六十一而終以此知多慾之人不無損壽也（聞見錄）

乖崖公鎮蜀時夢謁紫府眞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黃幅巾道服眞君降階迎接甚謹且揖乖崖坐黃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翌日命吏請黃戒令以常服來比至一如夢中所見遂以夢告因問黃有何陰德蒙眞君禮遇如此黃曰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民或艱食即以元糴㪷斛

不增價糶之在兼濟初無損於小民頗有補乖崖曰此君所以居詠上也命二吏挾持黃令坐索公嘗拜之三四世之富民逸居飽煖無所用心不為嗜慾所惑則必為慳慢貪嫉強橫姦詐所惱矣公能如此宜為真君所重類苑

王纂憫中原饑饉於靜室飛章哭泣告天後三夕感太上道君降謂纂曰子憫人上章地司列言吾所以親鑒於子今以神化神呪二經授汝行之可拯萬民陰功可成真階可冀後果僊去

夫王公一念之善立通神明人之念慮其可不正

高道傳

一士人赴試京師道見一人照簿自後竊觀之持簿者覺而大怒士人問此何簿曰來年過省簿問有某姓名否曰有汝來年過省當受陳留主簿士人私喜自負後至陳留界時大旱有一人擔水而過士人既求飲又求與馬擔水者云此水十里路取來已與官人飲了又欲與馬眞不識好惡士人怒曰他時來此守官當治汝明

年乃下第後十年方過果受陳留主簿一念之惡遲了十年戒哉（勸戒錄）

楊震爲東萊太守道過昌邑邑令王密夜以金十斤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震子秉爲侍中尚書自震至彪四世太尉爲東京名族夫王密謂夜無知者而賂震以金震乃謂已有四知而拒不敢受人之所見旣殊福業亦相遠矣（漢史）

文光讚父自少至老無歲無獄訟事以宿因問

曇相禪師師曰汝父前生本寫詞狀人故令反受其報光讚懇求救免師教以紙糊竹篳爲桎梏令自因三日然後爲作懺悔姑録之以爲教唆者戒十生說

石揆妻厭多産甞兩殺初生兒後數歲有孕一産四子苦痛不可堪忍良乆母子俱斃又有安州司法秦光亨者方在母胎時其舅陳遵兩夕連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告其狀甚急遵寤而思曰姊方孕且産期伊邇豈意不樂多子而

欲殺是兒耶馳往省之則兒果巳覆在水盆中矣遵救之乃免破胎傷子者不可不知東坡集

江南李後主獵於青龍山一牝狙墮網見主兩淚屢指其腹若有所告主大怪戒虞人守而勿殺是夜果生二狙人謂禽獸無知可乎湘山野録

程仁霸攝本州録參眉山有盜蘆菔根者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公知其寃謂盜曰盡訴寃吾爲直之盜果稱寃遂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論

殺盜公因罷歸尉掾皆暴死後三十餘年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令公壽已盡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沐浴衣冠就寢而卒東坡幼時聞此言已而其外祖父壽九十舅氏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元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則可矣而獄又不

决豈主者惡之亦因以苦尉掾歟希賞而害人者不可不戒東坡文

張秉知冀州有盜刼民財又亂其女父母以告公怒命設架釘盜於門三日醢之議者快焉後數歲被攝至陰司聞殿上珠箔下厲聲曰張秉爭得非法殺人命引到獄面對一囚血肉淋漓泣曰爾非法殺我今無受託之所公方憶是冀賊詬之曰糜汝萬軀未足雪其父母恥尚敢訴乎旁有一吏曰五刑自有常典亦不得憾其訴

公視之乃從事河陽日一幕典公曰爲之奈何吏曰幸公筭未盡但遣令受生即可脫去公窘怖叩吏所以遣之之術吏曰遣功之大無如法華經公許誦經因乃釋去夫冀贓之情誠難容恐法外之戮陰司尚議其非況私喜怒徇請託受賕賂而陷人於法者其罪當如何（湘山野錄）

吏沉仕不得志好持人短長丗以凶人目之然亦以此自敗累坐事羈房移襄以卒（類苑）

杜延喜雙目風瘡食已即吐口眼中常出白蟲

長寸餘細如線緣遶面上腥穢不可近其子光福以宿業禮問曇相禪師曰汝父前生行醫常以草葉間蟲置人口中欺之曰齒蟲又以騾脚筋置人眼中欺之曰眼蟲以此死墮蛆蟲地獄令始得人身故有此報蓋醫家最難一念纔差性命所係豈可更爲欺誑十生記

郭文慶問曇相曰舅氏徧體害瘡痛不可療其故何哉師曰汝舅前生以針爲醫不善其術誤傷于人此其報也今之醫者不可不學十生記

蔡順事母以孝聞母死未葬適里中火災順伏棺號哭火乃越燒他室古初父喪未葬鄰家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廉范其父死於蜀范迎父喪歸葭萌載舡觸石破沒范抱棺浮沉人鉤求得之療救僅免夫三人一念爲親雖蹈水赴火猶不爲害信孝德之可以感通神明如此並漢史

越州一寄居官姓李於紹興十三年詣行在磨勘轉朝奉郎告下兩日遽死及斂遂焚告人問

之乃曰被攝至一官府見廳上有着緋着緑二官員與吏人説話若議事然久之方叫云朝奉郎李某汝分只合做朝奉郎兩日却餘二十年壽汝今要作兩日朝奉郎耶要享二十年壽耶我荅曰只願享二十年壽復旨揮云汝既還却焚了告命夫官吏所以商議者蓋官爵與壽數參差故議而後發問也今録之以爲貪冒躁進者戒 勸戒録

樂善録卷一

樂善録卷二

李　昌齡　編

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逋寫券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年又甞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黎明復入院以伺失者果一人泣涕而至公問其故曰為父犯大

碎遍告諸親貧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失去父不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婭有喪不舉有女不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周急家尚儉素建書院四十間聚書萬卷延文行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是以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歷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實一時標準生五子並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偁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公一夕復夢祖父謂曰

陰陽之理大抵無異善惡之報或在見世或在來世天網恢恢踈而不漏無可疑者汝本無子又降年不永以陰德故天延汝壽三紀賜汝五子貴顯壽終當爲洞天眞人公益進修年八十二沐浴別親舊談笑而逝夫竇公當夭而壽當絕而續五子八孫皆列于朝者何哉蓋積累厚而報亦熾愚者無知營營自苦平生無一善事福盡還墜後不如今悲夫范文正公集

塗定辭得道者也居一石室於家貯五十萬錢

鬲鐍甚固戒家人無妄取去世數日前歸謂家人曰吾平生市物必過所售之數與之冀其間有以多為辭者即以所貯錢賞其廉令終吾身竟無一人以多為辭者信世俗之貪冒而廉遜者誠難其人高道傳

王延範為左道所惑任廣西轉運日常寓書左拾遺韋務昇作隱語詞朝廷事一日以事杖張知霸知霸憾之知延範與知州徐休復不協遂詣州告其事徐以聞奏　太宗遣內侍閻承翰

會副使李瑢與徐雜鞫之抵罪籍没其家稾葬南海城外墳土色如血纖草不生禽鳥不泊後徐知潞州白日坐廳忽見延範彀弩射之矢自頸出於頤驚呼走入是夕瘍生於頰旬餘潰而卒楊文公談苑

趙韓王普乆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醮謝往咨道士姜道玄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柰何寃累不可避姜又叩乞寃者爲誰神以淡墨一

巨牌示之濃煙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玉壺清話）

王清化修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再三乞不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感一大官召謝之不數日遂賜紫人有平夷塚墓以廣園宅者豈獨無禍（類苑）

張十五本衣冠後園中有一古墓張貧發取其物夜聞語去有少物幾被刼去張次日又畢取銅鏡等物因茲日號叫殺人遂患腫毒死謂枯骸無知可乎 類苑

韓澈任吴山令宇文覿辛稷就澈讀書因行見縣庭槐樹下有青氣勃勃自小孔出掘之乃一塚骨節具在遂以新棺殮葬諸野一日聞空中有聲謝曰我晉將軍契苾鍔也戰死葬此塚近馬廐求遷不可得今蒙改葬何敢忘然辛榮禄

足光其身宇文命薄雖獲一第終不及祿吾當救其三死以報之若爲正郎吾亦不能救矣後覿爲河東節度書記拜勑四日而卒廣異記

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貴近用事每一小飲殺命數萬取鯉魚腮肉爲臛坐客數十皆足圈鹿數百庖人不暇斷喉旋割取鮮腴以供饌一飡羹凡二十品設十銀鑊構火以次薦之王常以大片生龍腦十斤賜承祐承祐對使者索大銀鑪作一聚焚之曰聊以祝王壽及歸　朝爲節

度使俸入有節無復向之豪侈然卧内每夕焚燭二炬然龍腦二兩征范陽頓城下鱠魚召諸帥食水陸咸備性嗜魚作一黑漆大木斛貯水養魚令役夫擔負以從但取恣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多餓死者楊文公手記其事因録出以爲豪侈者戒 談苑

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甞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

而已二公皆名臣而奢儉不同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遂殁不返雖其不幸亦可爲戒歸田錄

裴度屢黜場屋相者謂曰公形神稍異若不貴必餓死公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致緹緡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禱良久不取而去公知其忘追之不及待亦不至公携以歸遲明復往候之其婦人果來公問其故婦人曰父以罪被繫昨告人得一玉帶二犀帶以賂津要不幸失去不

測之禍父無所逃矣公遂還其物婦人願留半
公亦不受後數年相者見之大驚曰公陰德及
物前程萬里非吾術之所能知也向使貪者得
之必有歉然不滿之意詎肯舉而還人耶誠亦
人所罕能者 撫遺

劉洪欽家大富相者謂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
劉甚恐後因嫁女求從嫁得一妾極姝麗名蘭
孫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以吳寇家被俘
掠劉太息曰是忍置於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

之是夜夢一綠衣槐簡者謝曰予蘭孫父也荷德無以報聞公短壽當爲力請于帝數日復夢曰子不佞帝已許與公延二十五年壽富及三世後果如言蓋男女之有室家者人之大倫劉能不以姝麗動意捐財嫁之世之富民肯如是乎陰德傳

鐘輻年少負才傲物獎若水愛其才妻之以女女亦才質雙盛輻登第方得意買一妾自侍命曰青箱所在狂放乂不歸一日過蒲城邑令延

留飲于樓上輻醉卧忽夢其妻以一詩怨責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翌日輻歸至采石妾忽暴死及抵家樊巳死數月矣物故之夜乃輻夢於縣樓之時噫樊氏怨念一瞑目而魂巳馳於其夫之側矣容可避乎湘山野録

虞城尉侯生妻韓氏夢一婦人碧襦絳袖以金玉叉爲首飾自稱盧氏慍謂曰子與吾爲仇韓曰妾未嘗出深閨何仇之有盧曰我前生爲職

官子誣告我罪而代我今許上帝復今我代子
子大期至矣廳上有冠服而坐者亦曰寃誠有
之韓悖而寤因摧沮感疾而卒侯生再娶蕭基
女及蕭氏歸衣服首飾與韓所夢無異侯以告
蕭蕭曰妾初爲外族盧氏所愛誠以盧爲小字
也爲人繼室尚是寃報况夫妻之間恩義有不
足者豈偶然哉　響應錄
一試官常於省闈私一舉人後作倅磨勘轉正
郎欲以郊恩薦子告勑未下時一衙前死而復

生言至陰司見廳上方擬呈某府通判某官令年遇郊薦子事陰官欲判復閣筆曰這官人往年作試官常私放一舉人及第今當於他身分上奪了這一箇恩澤以除折之遂判下吏㩗以去其人果不及拜正郎而卒因果錄
孫覺作諸科考試官誤落一尚書學究對及八通誤作粗通既落之後其人陳詞試官將議申覆對果誤落也遂別出難題時一科十二人皆不能對乃俱落之後裴湘病絶而復蘇曾魯公

往省之湘曰比至陰司見孫覺相揖云為誤落舉人見追尚未對定魯公恠之不數日孫覺果卒此可為後來試官莽鹵訛謬任私意而不行公道者戒蓋朝廷取士容可私耶燕閒錄

有日者苦於貧窮問計於一得道者荅云汝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荅云汝前世於彼開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之福故今生受之豈可不更種後來之福耶勸戒錄

王和叔蜀人善毉鄉里道不行入揚州界其術盛行有得道者謂曰揚州某處石橋是汝前生造故令於彼處得賣人之處世苟可以利人者不可不做勸戒錄

桓闓事陶隱居於茅山一日忽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隱居欣然謂巳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命桓先生也陶赧然曰我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尚淹于世得非有過幸爲訪之桓去後三日密降謂陶曰先生陰德固著然修本草以虫

水蛭之類爲藥功雖及人反害物命坐此更一紀當解形去授蓬萊都水監況殺命以養口體者邪 高道傳

李紀好殺生善彈射其父知巴州日紀設網於廨圃登樓伺之忽見群鴉觸網紀喜不及履徒跣赴之忽爲巨刺所傷坐此遂死已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司主者責我曰衆生於汝何負而汝殺之汝本厚禄遐壽以殺生多今皆削盡矣當歷諸苦人謂殺生無害可乎 鮮端夫戒殺文

蔡忠伯博學能文慕韓退之為人排斥佛老極
惡緇黄父叔賢不能禁但陰施財鏹修寺飯僧
以贖其過後叔賢死復生呼忠伯諭曰陰司初
責吾好毀善道欲加吾以拔舌之苦吾告其誤
命引吾於功德案照閲吏曰非爾也爾誠有善
然爾子忠伯罪不容逃已命追之矣爾死一日
後本當生某官家歷官至四品以忠伯故父子
合相坐今只得六品言訖復卒不數日忠伯果
死其妻亦被攝至陰司見忠伯已有犬形之報

蓋道釋二教皆本化人已所不知豈可輕議翰苑名談

陳昱暴死復甦自言至陰司陰官命吏檢籍示之籍曰陳昱年六十九官至左班殿直復批曰以平生不燒香當不壽蓋無信向其他可知毗陵集

前峨眉令奉議王公湘紹興辛巳歲榷茶雅安因觀太上感應篇焚香誓行篇中十數事後痼疾寒疝發作痛不可忍忽昏悶殊絕更衣而卧兒女環泣自覺己身恍在半空下聞哭聲微如蜂蠅少頃有人傳呼去王湘方欲行太上感應

篇十數事真樂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甦以此知一念之善造物不虛其報於此亦可見公穫踐云感應篇跋

一獄官冬夜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爾煖衣飽食怕寒不出獄中罪人却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留意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乙夜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後生一子遂登第一言之善其報如此勸戒錄

蜀主嚴治盜賊贓無多少皆斬一日吏引三盜

瘦者至庭覆讞贓止數蚪主亦憐之會與杜光
庭論道殿上主目三囚謂曰如何意欲決一言
於杜而釋之杜但唯唯竟論斬盜杜歸三無首
者哭訴曰公殺我也蜀主問公意欲見赦公忍
不出一語以相活今冥路無所歸奈何杜大悔
遂辟穀一年修九幽儀以拔之歲餘魂方捨去
噫一嘿之間遂致三盜於死人之語言雖當謹
審然不可一味緘嘿當言不言與言而不仁相
去一間 湘山野錄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受鄂州教授一人受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死鄂州教授爲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了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

懼修省而然耶　勸戒錄

二人同行一人就園買瓜園子以未曾開園不許賣一人繼往買之園子乃喜曰想汝熱渴且賣與汝二人皆與園子素不相識見一人怒而却之見一人喜而賣之人以其事問誌公師曰園子五百生前是一赴法人時此二人同看買得瓜者蓋嘗有不忍之語故今見之喜買不得者蓋嘗有自作自受之語故令見之怒嗚呼一言之間遂成千生萬刼之怨況怨有甚於此者

耶 佛書

張商英監荆南鹽院時周師厚爲湖北提舉有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以告察訪蒲宗孟蒲劾其事周坐是降官後數年張爲館職囑舉子於判監舒亶亶繳奏其簡張亦坐是奪官識者以爲告訐之報 談苑

潭倅張著奉時祀於南嶽舊制就壇設位敷席於地陳籩簋牲醴之品當敷席之際著以一足指畫祀罷還府墜馬折足而卒神可慢乎 類苑

三司副使李壽朋奉勑祭西太一宮李平生不能食素茹葷而往方昇殿忽得暴疾口鼻流血以終齋可廢乎

景世庠至陰司見囚徒甚衆一沙門地坐前列簿書斥世庠曰汝本應富壽坐殺牛三百七啖犬肉今當貧夭世庠曰食犬有之而牛實未嘗殺沙門曰汝爲里正里中殺牛而汝不禁與汝殺何異姑還警世越明年復卒嗚呼以不禁殺牛而坐殺牛之罪有官君子其可不知好與人

判牛狀者亦不可不戒屠牛陰報錄

提刑許公洎運使王公蕃宣和初以築事會于思偶及巴峽殺牛成風王出殺牛勸戒錄示許許見景世庠事矍然曰是吾責也求類牛事未遂其年知恭州一日遊嗣隆聞牛呼苦屈聲跡之聲出郡人蒲十五家茆下解肉中既得牛頭又大唱苦屈連數聲跡者驚仆蓋公求類牛事戒人未果故神物假此激之耳王公石刻

節娥洪雅貧倡郝氏女也生數歲鬻於趙氏為

養女既長而艷郝復奪之女曰願業蠶織以奉甘旨誓無污我有少年以厚利授郝郝百計誘娥娥不許一日出郊飲以酒欲強之娥悲泣終不辱會過橋投河而死郡將呂公義之因以節娥名其渡噫娥生長倡家乃能堅白自守死而不悔人非倡女而不能以禮自防者視娥得無愧恥節娥渡記

倡王氏以甕貯錢將修百僧齋先期請曇相師曰汝第四女前生本男子誓言願得受端正女

身令人愛悅故令生在汝家然所貯錢已化齋恐難成王氏歸發甕覓錢果化爲血水驚告曇相師曰世間十六種錢皆不可用亡僧錢賣神佛錢爲官以威逼人錢爲吏以曲取錢屠殺物命錢貨賣毒藥錢破胎損子殺蠅殺鼠皆是酤酒柞油錢宮諸畜類斷兒子種錢偷盜錢日中曬油錢破賣常住錢販賣男女錢養飼畜類錢貪齋趂供錢飯店獄子杖直錢衒賣女色錢汝賣女色即其一也王大感悟遂嫁四女嗚呼人之受生皆一念

所感其可不正然此曹安淫賤而不以爲耻者何哉蓋楞嚴所謂淫習者也使其能自循省我在人中誠何等人所爲誠何等事諸佛何以戒人勿近世俗何以呼爲匪人一念回光轉身便生善處如其未悟惡境現前十生記

樂善録卷二

樂善録卷三

李　昌齡　編

孔塤任宜黄令丁母憂既葬屏服歴官至祕書丞母范氏叙封金華縣君始歸焚黄既歸親識相覩無虚日一日天雨晦冥群兒戲後圃見一老兒以巾掛手胷前曰我塤母也塤今何在群兒奔告塤與婦劉氏急造母不許近且大詈曰汝不孝棄我墳塋去二年盜發塚取物且折吾臂今十八年始歸爲子固如何耶初以盜不安

其所遷附長女歲時受享纔一年以劉氏訟事赴泰山獄取證隂府具如人間達官所加金碧飾麗而獄吏峻嚴麤惡不類人間所重者隂德所好者經卷皆以汝莅官多隂德不至擾我僅一年得釋又從次女祭享凡七祀復以誤殺牲事赴閻王殿獄就劾方收繫三日以金華叙封到隂律例得告百二十日還世居二女家誓不汝顧欲罪汝以警世塤哭告不已母怒稍息求課經以償向所受恩者丁寧戒塤及婦勤視塋

塚歲設一祭寧山神以安我劾官當無歉陰德以累子孫吾視陰府貴官子孫多因父祖所累不釋者十六七而超去者百無一二婦孝莫大於寧神而德莫先於正家爲人婦而弗克安舅姑以昭孝罪莫重焉爲人母而弗克正家教子孫以事祖先災莫甚焉汝當敬信無忽至夜月瞑遂失不見塡發塚果如母言遂擇地改葬設庭宇守護如法致嚴以祀召浮圖課經薦之人以其事告左僕射王荊公公異之元豐二年以河

北便羅授墳墳至相府剕公以所聞語墳墳盡泣而後對公亦潸然令有親死不葬或寄寺觀而不顧者其罪當如何疑獄集

支漸喪母既葬廬墓日號慕肘行膝步負土成墳有雙鶴集松上明年貍馴其側觀漸上土又有異烏一目如丹漸哭烏亦悲鳴夜則狐貍環呼墳側如巡警狀久之有群烏翔集一白烏獨日至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去年七十每號慟淚下如雨見者悽惻鄰舍苟氏子

不告而娶棄親不視見漸如此感愧侍養　神
宗詔賜粟帛以爲本州助教漸八十白髮再黑
脫齒復生步履輕健飲食如少年人以爲至孝
之感（澠水燕談）

歐陽文忠公嘗宿采石渡夜聞呼聲曰去來舟
尾有應之曰參政宿此不可去齋料幸攜至公
私念舟尾迫浦且無人必鬼也至五鼓又聞岸
上獵獵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如何岸上者
且行且答曰道場不清淨皆無所得而歸公異

其事後半月因遊金山寺以告長老長老曰昨有施主在寺設齋方第二時其妻乳卧少頃腥風滅燭時皆駭異但不知是此否公問其日乃宿采石之夜謂齋設爲無可乎夜話録

張景少以事遁竄改姓名曰李田時道士陳覆常善昇章能遊神冥漠景以李田姓名謁陳求奏一章以決休咎陳自初夜伏章至後夜方起乃譴景曰幽冥之事爾尚欺之況人間乎吾上及三清下逮九幽閱籍無李田者爾以欺陰固

無休證景數年遂卒謂昇章爲無可乎湘山野錄

巴縣主簿黃靖國死而復甦謂所親曰吾以殺戍卒事被攝至陰司幸理直得還初至一處見門户鱗次各有防衛我問之吏指一門曰此唐武后獄也又指一門曰此唐酷吏獄也又指一門曰此唐姦臣獄也我問曰何此輩錮之之久耶吏曰此輩死受無窮之苦歷劫無有出期名談

給事中范諷少縱酒落魄醉卧兖州堯廟殿中被攝至陰司陰官大怒曰堯之爲神誰不知敬

子爲儒者乃敢慢之命送獄治罪以吏白當爲三品得免過廊下聞捶楚聲於牕隙窺之但火焰烘然聞聲而不見人又窺一處見赤然銅柱反縛數十人皆瞑目垂舌似不任其憊狀我以問吏吏曰此歷代好殺之人遭害者受生皆盡始可釋去然去人天遠矣燕間錄

韓魏公慶曆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公大發倉廩并募人入粟分命官吏設粥食之日往按視遠近歸之不可勝數明年皆給路糧遣各還

業所活甚多明詔嘉獎公薨後數年侍禁孫勉以殺黿為泰山所追至一公府見廳上金紫而坐者乃韓魏公也勉以老幼無託告之公已惻然密諭勉云今到彼若告不下即報乞檢房簿勉出又至一公府守衞者愈嚴惡見廳上有三金紫者坐勉出頭黿亦在側勉大怖屢告不允遂報乞檢房簿金紫者怒曰汝安知有房簿耶誰泄此事命加凌窘勉不禁其苦遂以實告三金紫者皆肯首嗟嘆曰韓侍中在陽間常存心

救濟天下往年水災所活七百萬人今在此尚欲活人吾儕所不及也即命檢房簿少頃數鬼舁一大木柙至三吏由廳而下檢將上呈西向坐者讀畢諭黿云孫勉已伏償命然尚餘一十五年壽至期當令受罪黿滅勉亦得還如公用心眞大乘地位人也魏王野錄

一州府歳饑大疫郡將憐之勸諭士民出粟拯濟委一官專領其事此官煩於應對且不欲飢民在市悉載過江置諸埧中但日一以粥飯食

之而已然日出雨至皆無所避無何水暴至飢
民盡被漂溺不數日此官亦病疫死回視韓公
相去遠矣一入冥路事知如何
迦毗摩羅尊者到印度國太子命師往北山大
石窟内禪寂師行逢一大虵盤繞師身師爲授
三皈依乃解去既至石窟一老叟素服而出曰
某昔爲比丘常樂寂靜有初學來請益某煩於
應對起瞋恚想命終墮虵趣今已千歲幸尊者
垂憫此虵本修行比丘以法慳不樂教人遂招

千載惡趣之報　高僧傳

周筦好以太上感應篇爲人演說紹興辛巳歲忽暴卒至陰司庭下皆藍縷貧人各有吏士執州府旗號管押筦亦被驅立瀘州旗下顧瞻左右半鄉里餓死者心甚怖少頃點名至筦廳上坐者如一畫星官呼筦諭曰汝本在飢餓籍中以汝好爲人說太上感應篇汝雖未能行其一二然聞而遷善者多亦有行持證僊果者皆汝之功已與汝別注壽祿矣筦既出一吏呼筦戒

曰汝還陽間切記將太上感應篇廣行流布莞

遂甦此人本市道小民以法施誘人於善遂獲

壽祿之報感應篇跋

陶仁貴一子雙盲以宿業禮問曇相師曰此兒

前生能煑鐵爲銀煆銅爲金以欺人故得無眼

報死已當墮倒懸剉斬拔舌剜眼等獄出已復

墮傍生七返然後得生人中常困飢寒況欺讀

有甚於此者耶十生記

釋迦文佛說法華經時有十羅刹女與鬼子母

并其子及眷屬俱詣佛所說呪說偈誓願擁護持經之人若夜乂羅刹餓鬼等欲求其短令不得便偈曰若不順我呪惱亂說法者頭破作七分如阿梨樹枝如煞父母罪亦如壓油殃𣂺秤欺誑人調達破僧罪犯此法師者當獲如是殃因知𣂺秤不平爲罪最大世人方以爲能豈顧幽冥之戮耶

羅睺羅在母腹六年方生人以問佛佛云羅睺羅往昔世爲國王時有一道人來見留於後園

偶忘却六日後方請相見以滯留道人六日故令受六年毋腹之報其有爲官不恤久停閉人或置人於牢獄而不加省其報當如何

艾彥明綽有鄉行事神甚謹祈禱輙應一日祀以太牢神乃不降且曰牛有功於民非祀天不殺吾何敢享時刑部貫若水聞之遂嚴戒不食

有三婢舊在雇主家無歲不病疫至公家乃不病梓州路連歲疾疫及公爲提刑力勸人不食

屠者皆令改業牛自斃者瘞之疫疾爲衰

合州都吏孫亮一夕見冥吏來攝拒曰相者以我壽當七十三今纔六十一尚餘一紀豈公誤耶冥吏曰相固有之然公受陰譴者三是以促壽公治平初爲司理獄掾郡人馮清訟婚事理直而公抑之有諸曰有之此減公壽三歲也治平末公得意郡守李侯譖逐同曹吏蘇宥者有諸曰有之此又減公壽五歲也前年公從母失色於公公怒推而仆之有諸曰有之此又減公壽四歲言訖亮乃辭氣屈伏而斃今之胥吏所

以獲譴於陰者何止三事罪報之來何止促壽且因果事目前豈無但人終日營營夜則昏睡何暇澄思審觀而識之耶前定録

吏人余林病死後數日夢所親張遷曰吾平生行事但取快意目前今到陰司始知有罪大抵陽間禁網寬疎惟取文案故事或可隱避陰司法令嚴密務誅人心故罪一無所逃吾三日後當生榨巷丘家幸見救度但身掛數片皂衣以手掩面號哭而去張怪之至期詢訪丘家乃生

一黑花犬子遂大感悟納役歸農畏糧於名山掃地以贖過咎不可不畏惡戒

查道母病思食鱖魚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冰開得魚尺餘以饋後舉賢良中第四等李虛己母喪明醫者謂曰浮翳泊睛舌舐千日勿藥自痊虛己舐睛二年母睛遂明李行簡父患癱極痛楚行簡吮敗膏不唾于地父疾遂平

眞宗一日令馮元談易欲得純學三數人如同人便褁頂帽橫經並坐削進說之儀元遂以道

等奏立召之俾日陪侍識者以爲至孝之報類苑

村民設昭惠齋一道者以二隻饅頭餉一牧童牧童食其一餘一以木葉裹置腰間魚挈中忽天晦雨作雷怒風吼牧童倒仆人莫敢近少頃起行衆恠問之牧童曰初不聞雷但見神人數百驅馳來逼中有老者握我手曰齋食汝何敢置魚挈中我答曰將歸遺母老者舍喜麾衆而去此可以爲不孝者戒

李氏家老妮子秋婆又病無生意一日殊絕復

甦自言至一處有兩隻大船皆滿盛遺棄之物不潔之水一鬼在傍逼令呷之且曰此汝平生所耗之物豈容不呷秋婆不得已強呷不數口已覺腹滿驚悸未復言訖而斃世之婢妮耗費人物豈顧死後幽冥之戮耶因果記

一官負山行至孤絕處見一酒店因往買酒一婦人接錢良久方提酒出色赤如血飲之甚美欲再買飲婦人泣告曰莫買也妾在生時好潑撒酒故今受報每有人買酒即於妾身上榨出

供之其官貟矍然趨出行數里逢路人問之皆曰此無酒店愈大怖蓋陰司顯化以警世勸戒録

李璨子名翁孫年二十八未能言璨叩曇相救度師曰此兒前生是白衣居士董嗣先也以非理說教不依經義故令得啞報嗚呼白衣尚爾況披佛衣據佛位浪稱長老於天人大衆中敲床舉拂傲然以傳法自負然所言妄誕迂踈不合聖諦疑悮初學使罔然不知所歸往往取紙上語假說法以相諷者其罪當如何十生記

昔十方救苦天尊入於九幽拔諸苦時普掠獄中有諸罪人驅上刀山中有一人踐鋒履刃了無所傷北帝異之天尊曰此人生前曾佩受九眞妙戒救苦靈符吾故以神力隨念救護遂宣禁戒以斷惡根一時罪𡨚普蒙濟度其後杜廣德以簡牒而能釋三盜斬首之寃李若沖以簡牒而能脫張太華乂囚之若此皆近世明驗未可悉陳故令薦亡例以簡牒給付簡固天篆不可得知然所謂禁戒者果何戒哉不過曰孝曰

忠不殺不淫不盜不嗔不詐不驕行之不二而
巳夫豈難事人皆可行但人愚迷只做世間活
計不顧死後陰誅於九戒中一無可取考其孝
則生事死葬不能以禮者多考其忠則爲己營
私不能奉公者多考其不殺則嗜肥啖脆不恤
物命者多考其不淫則野合淫奔冒犯廉耻者
多考其不盜則慳貪不義巧求横取者多考其
不嗔則誕慢矜高凌人傲物者多考其不詐則
諂賊害善曲心不實者多考其不驕則欺天慢

神不信因果者多考其不二則朝作暮輟執心不專者多終日營營如醉如夢一旦殞命然後子孫假人說戒冀其受生嗚呼與其聽受於杳冥不可得知之時孰若遵奉於可以身行之日人命無常日從變滅若不早悟後悔奚追悲夫

九幽經

人有姓嚴者少時誘鄰居女以逃有司捕捉甚急嚴懼事露夜醉女子以琵琶絃縊殺之沈于河後爲節度使日病中見女子哭而前曰我爲

公手所殺訴于帝期在明日晚是日果卒成都記
竇軌嘗害尚書韋雲起後在洛病甚忽語家人
曰扶我起韋尚書來言訖而卒成都記
虢州司户王凝卒于官家素貧其妻李氏負遺
骸攜其子以歸東過開封投宿旅舍主人疑其
婦人而獨攜一子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
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
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乎不可以一
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視嗟嘆

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義之奏白其事于朝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旅舍主人嗚呼世間婦人不識廉耻而汚辱其身者甚多故録此使知愧耻而有所欽慕五代史

劉曜獲晉散騎常侍梁緯妻辛氏辛美色曜召見將妻之辛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遂自殺曜嘆曰貞女也以禮葬之世之淫妻蕩婦聞辛氏之風必有改行而自新者

寶連香比丘尼私行淫慾妄言淫事非殺非偷無有業報以此一語遽墮無間之獄蓋其說一行人果信爲無罪則淫風熾而人倫喪矣宜其獲大罪報楞嚴經

昔老鵶村有一老翁身生贅肉痛不可忍割去即止既割復生每割凡三十餘片其軀以宿因禮問曇相師曰汝與乃夫前生嘗行淫誓言願世世爲夫婦多男女又食肉應供受此報盡汝夫爲牝羊日數受淫年四生子此蓋淫念所感

豈可謂爲無罪十生記

劉伯龍以家貧將營什一之利忽一鬼在傍撫掌大笑劉曰貧窮豈有命耶不然何以爲鬼所笑也葢世間財物去留不常命當有之則自不勞苦分合貧薄則終無所成若分外營求皆是妄念安得不爲鬼物窺笑南史